



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

金鲤鱼的百裥裙

林海音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

金鲤鱼的百裥裙

林海音 著
张昌华 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鲤鱼的百衲裙 / 林海音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
(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4042-7

I. ①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9887 号

书 名 金鲤鱼的百衲裙

著 者 林海音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吴月芹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 220 千

印 张 9.125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42-7
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1	金鲤鱼的百衲裙
12	琼君
25	殉
42	烛
52	烛芯
70	初恋
82	晓云

金鲤鱼的百衲裙

金鲤鱼有一条百衲裙

金鲤鱼有一条百衲裙，大红洋缎的，前幅绣着“喜鹊登梅”。金鲤鱼就喜欢个梅花，那上面可不是绣满了一朵朵的梅花。算一算，足足有九十九朵。两只喜鹊双双一对地停在梅枝上，姿势、颜色，配得再好没有，长长的尾巴，高高地翘着，头是黑褐色的，背上青中带紫，肚子是一块白。梅花朵朵，真像是谁把鲜花撒上去的。旁边两幅是绣的蝴蝶穿花，周边全是如意花纹的绣花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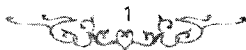
裙子是刚从老樟木箱子里拿出来的，红光闪闪地平铺在大沙发上。珊珊不知怎么欣赏才好，她双手抚着胸口，兴奋地叹着气说：

“唉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百衲裙！”

她弯下腰伸手去摸摸那些梅花，那些平整的衲子，那些细致的花边。她轻轻地摸，仿佛一用力就会把那些娇嫩的花瓣儿摸散了似的。然后她又斜起头来，娇憨地问妈妈：

“妈咪！这条百衲裙是你结婚时穿的礼服吗？”

妈妈微笑着摇摇头。这时爸爸刚好进来了，妈妈看了爸爸一眼，对



珊珊说：

“妈咪结婚已经穿新式礼服啰！”

“那么这是谁的呢？”珊珊又一边轻抚着裙子一边问。

“问你爸爸吧！”妈妈说。

爸爸并没有注意她们母女在说什么，他是进来拿晚报看的，这时他回过头来，才注意到沙发上的东西。他扶了扶眼镜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并没有看出什么来。

“爸，这是谁的百衲裙呀？不是妈咪跟你结婚时穿的吗？”珊珊还是问。

爸爸只是轻轻摇摇头，并没有回答，仿佛他也闹不清当年结婚妈咪穿的什么衣服了。但是停一下，他像又想起了什么，扭过头来，看了那裙子一眼，问妈咪说：

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哪里来的？”妈咪谜语般的笑了，却对珊珊说：

“是你祖母的呀！”

“祖母的？是祖母结婚穿的呀！”珊珊更加惊奇，更加地发生兴趣了。

听说是祖母的，爸又伸了一下脖子，把报纸放下来，对妈咪说：

“拿出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问你的女儿。”妈妈对女儿讲“问爸爸”，对爸爸却又讲“问女儿”了，总是在打谜语。

珊珊又耸肩又挤眼的，满脸洋表情，她笑嘻嘻地说：

“我们学校欢送毕业同学晚会，有一个节目是服装表演，她们要我穿民初的新娘服装呢！”

“民初的新娘子是穿这个吗？”爸爸不懂，问妈妈。

“谁知道！反正我没穿过！”妈咪有点生气爸爸的糊涂，他好像什么

事都忘记了。

“爸，你忘了吗？”珊珊老实不客气地说，“你是民国十年才结婚的呀！结了婚，你就一个人跑到日本去读书，一去十年才回来，害得我和哥哥们都小了十岁（她撇了一下嘴）。你如果早十年生大哥，大哥今年不就四十岁了？连我也有二十八岁了呀！”

爸爸听了小女儿的话，哈哈地笑了，没表示意见。妈妈也笑了，也没表示意见。然后妈妈要叠起那条百衲裙，珊珊可急了。说：

“不要收呀，明天我就要拿到学校去，穿了好练习走路呢！”

妈妈说：“我看你还是另想办法吧！我是舍不得你拿去乱穿，这是存了四十多年的老古董咧！”

珊珊还是不依，她扭着腰肢，撒娇地说：

“我要拿去给同学们看。我要告诉她们，这是我祖母结婚穿的百衲裙！”

“谁告诉你这是你祖母结婚穿的啦？你祖母根本没穿过！”妈妈不在意地随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珊珊略显惊奇地瞪着眼睛看妈咪，爸爸却有些不耐烦地责备妈妈说：

“你跟小孩子讲这些没有意思的事情干什么呢？”

但是妈妈不会忘记祖母的，她常说，因为祖母的关系，爸爸终于离开十年回来了，不然的话，也许没有珊珊的三个哥哥，更不要说珊珊了。

爸爸当然更不会忘记祖母，因为祖母的关系，他才决心到日本去读书的。

在这里，很少——可以说简直没有人认识当年的祖母，当然更不知道金鲤鱼有一条百衲裙的故事了。

六岁来到许家

许太太常常喜欢指着金鲤鱼对人这么说：

“她呀，六岁来到许家，会什么呀？我还得天天给她梳辫子，伺候她哪！”

许大太太给金鲤鱼的辫子梳得很紧，她对金鲤鱼也管得很紧。没有人知道金鲤鱼的娘家在哪儿，就知道是许大太太随许大老爷在崇明县的任上，把金鲤鱼买来的。可是金鲤鱼并不是崇明县的人，听说是有人从镇江把她带去的。六岁的小姑娘，就流离转徙地卖到了许家。她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。虽然是个丫头的身份，可是许大太太收在房里当女儿看待。许家的丫头多的是，谁有金鲤鱼这么吃香？她原来是叫鲤鱼的，因为受宠，就有那多事的人，给加上个“金”字，从此就金鲤鱼金鲤鱼地叫顺了口。

许大太太生了许多女儿，大小姐，二小姐，三小姐，四小姐，五——还是小姐。到了五小姐，索性停止不生了。许家的人都很着急，许大老爷的官做得那么大，他如果没个儿子，很遗憾吧。因此老太太要考虑给儿子纳妾了。许大太太什么都行，就是生儿子不行，她看着自己的一窝女儿，一个赛一个地标致，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儿子，也这么粉团儿似的，该是多么的不同！

那天许大太太带着五个女儿，还有金鲤鱼，在花厅里做女红。她请了龚嫂子来教女儿们绣花。龚嫂子是湖南人，来到北京，专给宫里绣花的，也在外面兼教闺中妇女刺绣。许大太太懂得一点刺绣，她说苏绣虽然翎毛花卉山水人物无不逼肖，可是湘绣也有它的特长，因为湘绣参考了外国绣法，显得新鲜活泼，所以她请了龚嫂子来教刺绣。

龚嫂子来了，闺中就不寂寞，她常常带来宫中逸事，都不是外面能知道的。所以她的来临，除了教习以外，也还多了一个谈天的朋友。

那天许大太太和龚嫂子又谈起了老爷要纳妾的事。龚嫂子忽然瞟了一眼金鲤鱼，努努嘴，没说什么。金鲤鱼正低头在白缎子上描花样。她这时十六岁了，个子可不大，小精豆子似的。许大太太明白了龚嫂子

的意思，她寻思，龚嫂子的脑筋怎么转得那么快，眼前摆个十六岁的大丫头，她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！

金鲤鱼是她自己的人，百依百顺，逃不出她的手掌心。把金鲤鱼收房给老爷做姨太太，才是办法。她想得好，心里就畅快了许多，这时候，为了老太太要给丈夫娶姨太太，她都快闷死了！

六岁来到许家，十六岁收房做了许老爷的姨太太，金鲤鱼的个子还抵不上老爷书房里的小书架子高呢！那不要紧，她才十六岁，还在长哪！可是，年头儿收的房，年底她就做了母亲了。金鲤鱼真的生了一个粉团儿似的大儿子，举家欢天喜地，却都来向许大太太道喜，许大太太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许大太太不要金鲤鱼受累，奶妈早就给雇好了。一生下，就抱到自己的房里来抚养。许大太太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。许大老爷，就让他归了金鲤鱼吧！她有了振丰——是外公给起的名字——就够了。

有许大太太这样一位大太太，怪不得人家会说：

“金鲤鱼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遇上了这位大太太。”

金鲤鱼也觉得自己确是有福气的。可是当人家这么对她说的時候，她只笑笑。人家以为那笑意便是表示她的同意和满意，其实不，她不是那意思。她认为她有福气，并不是因为遇到了许大太太，而是因为她有一个争气的肚子，会生儿子。所以她笑笑，不否认，也不承认。

无论许大太太待她怎么好，她仍然是金鲤鱼。除了振丰叫她一声“妈”以外，许家一家人都还叫她金鲤鱼。老太太叫她金鲤鱼，大太太叫她金鲤鱼，小姐们也叫她金鲤鱼，她是一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！金鲤鱼，金鲤鱼，她一直在想，怎么让这条金鲤鱼跳过龙门！

到了振丰十八岁，这个家庭都还没有什么大改变，只是这时已经民国了，许家的大老爷早已退隐在家做遗老了。

这一年的年底，就要为振丰完婚。振丰自己嫌早，但是父母之命难

违，谁让他是这一家的独子，又是最小的呢！对方是江宁端木家的四小姐，也才不过十六岁。

从春天两家就开始准备了。儿子是金鲤鱼生的，如今要娶媳妇了，金鲤鱼是什么滋味？有什么打算？

有一天，她独自来到龚嫂子家。

绣个喜鹊登梅吧

龚嫂子不是当年在宫里走动的龚嫂子了，可是皇室的余荫，也还给她带来了许多幸运。她在哈德门里居家，虽然年纪大了，眼睛不行了，不能自己穿针引线地绣花，可是她收了一些女徒弟，一边教，一边也接一些定制的绣活，生意很好，远近皆知。东交民巷里的洋人，也常到她家里来买绣货。

龚嫂子看见金鲤鱼来了，虽然惊奇，但很高兴。她总算是亲眼看着金鲤鱼从小丫头变成大丫头，又从大丫头收房做了姨奶奶，何况——多多少少，金鲤鱼能收房，总还是她给提的头儿呢。金鲤鱼命中带了儿子，活该要享后福呢！她也听说金鲤鱼年底要娶儿媳了，所以她见了面就先向金鲤鱼道喜。金鲤鱼谢了她，两个人感叹着日子过得快。然后，金鲤鱼就说到正题上了，她说：

“龚嫂子，我今天是来找龚嫂子给绣点东西。”

于是她解开包袱，摊开了一块大红洋缎，说是要做一条百裱裙，绣花的。

“绣什么呢？”龚嫂子问。

“就绣个喜鹊登梅吧！”金鲤鱼这么说了，然后指点着花样的排列，她要一幅绣满了梅花的“喜鹊登梅”，她说她就爱个梅花，自小爱梅花，爱得要命。她问龚嫂子对于她的设计，有什么意见？

龚嫂子一边听金鲤鱼说，一边在寻思，这条百衲裙是给谁穿的？给新媳妇穿的吗？不对。新媳妇不穿“喜鹊登梅”这种花样，也用不着许家给做，端木家在南边，到时候会从南边带来不知道多多少少绣活呢！她不由得问了：

“这条裙子是谁穿呀？”

“我。”金鲤鱼回答得很自然，很简单，很坚定。只是一个“我”字，分量可不轻。

“噢——”龚嫂子一时愣住了，答不上话，脑子在想，金鲤鱼要穿大红百衲裙了吗？她配吗？许家的规矩那么大，丫头收房的姨奶奶，哪就轮上穿红百衲裙了呢？就算是她生了儿子，可是在许家，她知道得很清楚，儿子归儿子，金鲤鱼归金鲤鱼呀！她很纳闷。可是她仍然笑脸迎人地依照了金鲤鱼所设计的花样——绣个满幅喜鹊登梅。她答应赶工半个月做好。

喜鹊登梅的绣花大红百衲裙做好了，是龚嫂子亲自送来的。谁有龚嫂子懂事？她知道该怎么做，因此她直截了当地就送到金鲤鱼的房里。

打开了包袱，金鲤鱼看了看，表示很满意，就随手叠好又给包上了，她那稳定而不在乎的神气，真让龚嫂子吃惊。龚嫂子暗地里在算，金鲤鱼有多大了？十六岁收房，加上十八岁的儿子，今年三十四啰！到许家也快有三十年啰，她要穿红百衲裙啦！她不知道应当怎么说，金鲤鱼到底该不该穿？

金鲤鱼自己觉得她该穿。如果没有人出来主张她穿，那么，她自己来主张好了。送走了龚嫂子回到房里，她就知道“金鲤鱼有条百衲裙”这句话，一定已经被龚嫂子从前头的门房传到太太的后上房了，甚至于跨院堆煤的小屋里，西院的丁香树底下，到处都悄声悄语在传这句话。可是，她不在乎，金鲤鱼不在乎。她正希望大家知道，她有一条大红西

洋缎的绣花百裥裙了。

很早以来，她就在想这样一条裙子，像家中一切喜庆日子时，老奶奶，少奶奶，姑奶奶们所穿的一样。她要把金鲤鱼和大红百裥裙，有一天连在一起——就是在她亲生儿子振丰娶亲的那天。谁说 she 不能穿？这是民国了，她知道民国的意义是什么——“我也能穿大红百裥裙”，这就是民国。

百裥裙收在樟木箱子时，她并没有拿出来给任何人看，也没有任何人来问过她，大家就心照不宣吧。她也没有试穿过，用不着那么猴儿急。她非常沉着，她知道该怎么样地沉着去应付那日子——她真正把大红绣花百裥裙穿上身的日子。

可是到了冬月底，许太太发布了一个命令，大少爷振丰娶亲的那天，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，因为这是民国了，外面已经兴穿旗袍了，而且两个新人都是念洋学堂的，大家都穿旗袍，才显得一番新气象。许太太又说，她已经叫了亿丰祥的掌柜的来，做旗袍的绫罗绸缎会送来一车，每人一件，大家选吧。许太太向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曾向金鲤鱼扫了一眼。金鲤鱼坐在人堆里，眼睛望着没有人的地方，身子扳得纹风不动，她真沉得住气。她也知道这时有多少只眼睛向她射过来，仿佛改穿旗袍是冲着她一个人发的。空气不对，她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子。她真没想到这一招儿，心像被虫啃般的痛苦。她被铁链拴住了，想挣脱出来一下，都不可能。

到了大喜的日子，果然没有任何一条大红百裥裙出现。不穿大红百裥裙，固然没有身份的区别了，但是，穿了呢？不就有区别了吗？她就是要这一点点的区别呀！一条绣花大红百裥裙的分量，可比旗袍重多了，旗袍人人可以穿，大红百裥裙可不是呀！她多少年就梦想着，有一天穿上一条绣着满是梅花的大红西洋缎的百裥裙，在上房里，在花厅上，在喜棚下走动着的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是从熨得平整坚实的裙襖子里

发出来的。那个声音，曾令她嫉妒，令她渴望，令她伤心。

一 去 十 年

当振丰赶到家，站在他的亲生母亲的病榻前时，金鲤鱼已经在弥留的状态中了。她仿佛睁开了眼，也仿佛哼哼地答应了儿子的呼声，可是她什么都知道了。

这是振丰离家到日本读书十年后第一次回家——是一个急电给叫回来的，不然他会待多久才回来呢？

当振丰十八岁刚结婚时，就感觉到家中的空气，对他的亲生母亲特别地不利，他也陷入痛苦中。他有抚养着他的母亲，宠惯着他的姐姐，关心着他的父亲，敬爱着他的亲友和仆从，但是他也有一个那样身份的亲生母亲。他知道亲生母亲有什么样的痛苦，因为传遍全家的“金鲤鱼有一条百衲裙”的笑话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在这个新旧思想交替和冲突的时代和家庭里，他也无能为力。还是远远地走开吧，离开这个沉闷的家庭，到日本去念书吧！也许这个家庭没有了他这个目标人物，亲生母亲的强烈的身份观念，可以减轻下来，那么她的痛苦也说不定会随着消失了。他是怀着为人子的痛苦出去的，那时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，让他去告诉谁呢！

他在日本书念得很好，就一年年地待下去了。他吸收了更多更新的学识，一心想钻研更高深的学问，便自私得顾不得故乡的那个大家庭了。虽然也时时会兴起对新婚妻子的歉疚，但是结果总是安慰自己说，反正成婚太早，以后的日子长远得很呢。

现在他回来了，像去乡是为了亲生母亲一样，回来仍是为了她，但母亲却死了！死，一了百了。可是他知道母亲是含恨而死的，恨自己一生连想穿一次大红百衲裙的机会都被剥夺了，对她是一件多么残酷的

事。她是郁郁不欢地度过了这十年的岁月吗？她也恨儿子吗？恨儿子远行不归，使她在家庭的地位，更不得伸张而永停在金鲤鱼的阶段上。生了儿子应当使母亲充满了骄傲的，她却没有得到，人们是一次次地压制了她应得的骄傲。

振丰也没有想到母亲这样早就去世了，他一直有个信念，总有一天让这个叫“妈”的母亲，和那个叫“娘”的母亲，处于同等的地位，享受到同样的快乐。这是他的孝心，悔恨在母亲的有生之年，并没有向她表示过，竟让她含恨而死。

这一家人虽然都悲伤于金鲤鱼的死，但是该行的规矩，还是要照行。出殡的那一天，为了门的问题，不能解决。说是因为门窄了些，棺材抬不过去。振丰觉得很奇怪，他问到底是哪个门嫌窄了？家人告诉他，是说的“旁门”，因为金鲤鱼是妾的身份，棺材是不能由大门抬出去的，所以他们正在计划着，要把旁边的门框临时拆下一条来，以便通过。

振丰听了，胸中有一把火，像要燃烧起来。他的脸涨红了，抑制着激动的心情，故意问：

“我是姨太太生的，那么我也不能走大门了？”

老姑母苦笑着责备说：

“傻孩子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！你当然是可以走大门……”

振丰还没等老姑母讲完，便冲动地一下子跑到母亲的灵堂，趴在棺木上，捶打着痛喊着说：

“我可以走大门，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！就这么一回！就这么一回！”

所有的家人亲戚都被这景象吓住了。振丰一直伏在母亲的棺木上痛哭，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，因为太意外了。结局还是振丰扶着母亲的棺柩，堂堂正正地由大门抬了出去。

他觉得他在母亲的生前，从没有能在行为上表示一点孝顺，使她开

心，他那时是那么小，那么一事无知，更缺乏对母亲的身份观念的了解。现在他这样做了，不知道母亲在冥冥中可体会到他的心意？但无论如何，他沉重的心情，总算是因此减轻了许多。

现在算不得什么了

看见妈妈舍不得把百衲裙给珊珊带到学校去，爸爸倒替珊珊说情了，他对妈妈说：

“你就给她拿去吧，小孩子喜欢，就让她高兴高兴。其实，现在看来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！那时，一条百衲裙对于一个女人的身份，是那样地重要吗？现在想来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看女学生只要高兴，就可以随便穿上它在台上露一露。唉！时代……”

话好像没说完，就在一声感喟下戛然而止了。而珊珊只听了头一句，就高兴得把百衲裙抱了起来，其余，爸爸说的什么，就完全不理会了。

妈妈也想起了什么，她对爸爸说：

“振丰，你知道，我当初很有心要把这条百衲裙给放进棺材里，给妈一起陪葬算了，我知道妈是多么喜欢它。可是……”

妈也没再说下去了，她和爸一时都不再说话，沉入了缅想中。

珊珊却只顾拿了裙子朝身上比来比去，等到裙子扯开来是散开的两幅，珊珊才急得喊妈妈：

“妈咪，快来，看这条裙子是怎么穿法嘛！”

妈拿起裙子来看看，笑了，她翻开那裙腰，指给爸爸和珊珊看，说：

“我说没有人穿过，一点儿不错吧？看，带子都还没缝上去哪！”

琼君

阳光从靠西的窗角慢慢撤去，小圆几上的夜来香散出淡淡的清香，屋里渐渐暗下来了。小白猫偷偷走进屋来，猛然窜到女主人的腿上。坐在藤椅上的人因此惊醒了。

“坏东西！”琼君打着小猫，亲昵地骂了一声。她低下头去，捡拾被小猫踏落在地板上的信纸。夜来香幽香扑鼻，她不由得伸手去摸摸小圆几上的夜来香，白色的花朵，衬出她的指甲肉略带青紫，大病后的孱弱，还没有恢复过来。

她把信折好，又打开来，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线，再看一遍，纸上的笔笔画画，都糅进她的感情里。其实，她儿子满生在信上只简简单单地说，离开母亲的次日，便北上入学，大学生活从此开始，预备到双十节再回来，希望母亲保重身体。毛衣不必忙着织，如果织的话，希望左胸前绣上他名字的缩写——M和S两个字母。

她带着微笑，看着小猫在地板上滚毛线球，嘴里不禁喃喃地说：“已经是大学生了，身材那么高大！”那天他走进病房来，真吓了她一跳。她每年都要替他织毛线，第一次是婴儿的小帽，上面缀个绒球，用的是在德记洋行买来的澳洲细绒线。她记得很清楚，买了半磅，织一顶帽子，一套衣裤，还剩下许多。现在呢，满以为一磅足够了，到后来才知道，袖

子还没着落。这么长，这么大，好像在织地毯，织也织不完。

上次那件毛衣，还是三年前织的，比起那时来，他不止高一个头吧。像浇了粪的大白菜，窜得这么快！三年间没有再给他织件毛衣，她不免叹惜，而且惊奇。三年后的今天，母子间总算和好了。从病房里他第一声叫妈起，从他的来信起，从织这件肥大的毛衣起，她将拾回一部分已经失去的东西。她希望拾回的这部分，能和现在的环境融合在一起，使她的生活更充实、更丰满，而不至于有勉强弥合的痕迹才好。

小猫正捧着毛线球在打滚，她出神地凝视了一下，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想伸手去把小猫赶开，可是她心不在焉，懒得再去管教。毛线让它去揉乱吧，早晚总可以理得清，反正毛衣也快织成了。

不知怎么，她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位女音乐教师讲的话来。她和一群女同学，下课时总爱围在钢琴边，有一次，偶然有几个早熟的同学谈到婚姻问题，漂亮的女教师，蓝布旗袍外面披一件鹅黄色的毛线衣，漫不经心地用一个手指轻轻弹了两下琴键，说：“中国女人早婚也还是有好处的……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一个女孩子在没有塑成坚定的个性前便结婚，比较容易接受夫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，使她的个性能融入夫家的传统。不管好歹，总是很融洽的。晚婚便相反，有了塑成的个性和生活方式，再去迁就别人，便会感觉痛苦了。”

听这话整整二十年了，在当时她毫无所动，因为她还是个糊涂的女孩子。但为什么二十年后的今天，这些话忽然又走进她的脑海呢？

在那位音乐教师说过这话后不久，她便完成了初中学业。一个晴天霹雳，一生潦倒的父亲忽然在暑假中暴病去世。母亲本来身体不好，又不能干，靠着亲友的帮助，才勉强把丧事办了。

她穿着灰色阴丹士林布丧袍，头发上簪一朵白绒花，拖着不大合脚的白鞋，随着那个做塾师的舅舅到各亲友家叩头道谢。她记得到韩四叔家，舅舅特别当面提醒她：